

我青春漫游的时代

□三岛由纪夫

尽管在战争时期，我的交游并不广泛，但战后倒有几个文学上的朋友。

“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这是我当时的头衔。其实，要以这个头衔成为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很容易，但胆小的我却连这个也做不到。我少年时代师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儿子川路明，现在是松尾芭蕉舞团的领军人物，那时他是个性格刚强、喜欢炫耀的青年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方是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曾出版过诗集《黑蔷薇》；剧作家矢代静一则是最早向我传达年轻人对太宰治的作品极为狂热推崇的人。此外，还有身材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只是由于我在战争时期的伟大梦想已然消失，以至于觉得眼前的真实都只能感到悲惨，尽管我还很年轻，却没有洋溢着青春活力。

太宰治是在战后第二年，即1946年11月来到东京的，他发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说《斜阳》1947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在这之前，我在旧书店找过他的《虚构的惶惑》，读过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

《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

《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至今，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季节造访太宰治的，只记得《斜阳》连载刚刚结束之时，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带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静一及其文学同好、后来早逝的原田吧，我连这亦记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

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处似乎在一家烤鳗鱼铺的二楼，我登上昏暗的楼梯，一打开拉



门，只见六坪左右大的房间内一群人坐在昏黄灯光下。或许那时灯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回想起战后时期“赞美绝望”的氛围，我总会觉得榻榻米是起着毛边的，灯光必须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龟井胜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则散坐在房间的四周。经由朋友的介绍，我寒暄了几句，旋即被请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

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时间，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走来，他歪嘴微笑着，神色因紧张而苍白。他为了不失去证明自己诚实的机会，冷不防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见这种文学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青年，不宽恕这种幼稚的行为。我很有风度地笑着避开，佯装没听见的样子。要说我与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之间的文学差异，在于我绝不会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

选自《三岛由纪夫的青春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3月版

作家档案

三岛由纪夫(1925~1970)，原名平冈公威，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演员。作为“二战”后日本国内的著名作家，他不仅在日本文坛拥有高度声誉，在西方世界也得到了崇高的评价，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甚至有人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代表作有《金阁寺》《丰饶之海》等。

精彩插画欣赏



绘本《夏天的天空》是有关白云的故事，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书。画家以灵活的造型，作者在书中演活了一出以天空为大舞台的表演，将画面如宽屏荧幕一般跨页呈现，浩瀚的天空、浮动的流云一览无余。云朵一会儿是头戴钢盔身着铁甲的武士，一会儿是婀娜多姿的宫廷淑女，一会儿是巨大凶恶的鲸鱼，一会儿是几艘白云帆船等。它用画打开孩子们想象的心窗，呈现出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具有一种抚平创伤的治愈力量。

本书作者彼得·史比尔是美国最富才华的童书作家和插图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获得过儿童图书奖凯迪克金奖和银奖、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书》杂志最佳图书奖等。彼得·史比尔擅长用水彩和铅笔素描，色彩清丽，线条流畅，细节丰富，充满了活力、生命力及幽默感。



精彩书摘

洗衣机有一个复杂的叙事过程，它有一个开端，一个发展，一个高潮，一个结局。它像是一部叙事小说一样起伏跌宕。每一种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进展——进水，洗涤，漂洗，脱水，再进水，再洗涤，再脱水，直至最后的烘干等等，仿佛这方盒子里在上演戏剧。但人们并不关心洗衣机的内在运动，也并不关心这一切。尽管洗衣机的声音在拼命地述说，在大声地宣讲它的劳动，在吵闹着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洗衣服的劳动过程被忽略了，好像衣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过渡后自己变干净了。人们并不关心这样一个洗涤过程。洗衣机越是自我伸张，越是喧哗，人们越是讨厌它的声音，希望能够和工作的洗衣机保持距离。洗衣机的工作和人的工作各行其是，二者离得越远越好。

——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的家人当时住的镇子离巴兰基亚很远。那天早上，她赶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找我，四处打听。知情人指点她去世界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找找，我一天去那边两次，和作家朋友们谈天说地。那人嘱咐她：“千万小心，那帮人疯得厉害。”12点整，她迈着轻快的脚步，从码放着书的桌子间走过，出现在我面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笑让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时光。在她说出“我是你妈妈”之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

你为什么不理我。这是只有小孩子才能问出来的话，不在乎自尊，不在乎姿态高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所有人都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在别人疏远前先一步动身，在别人冷淡时加倍地冷淡，在得不到的时候大声说，我根本就不想要啊！

——八月长安《你好旧时光》